

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

——追忆妙手仁心泽惠乡里的沙一鸥

文薛龙和 图沙立 沙跃 沙闻晓



1 家学渊源精传承

光绪《丹徒县志》称：“沙书玉，字石安，精内外科，医学甲一郡，声振大江南北，著《医原纪略》、《疡科补直》等书，皆自抒心得，能发前人所未发。”《镇江市卫生志》载其“以大承气汤挽救垂危，为沙门独得之秘。其于外症，外疡初期，以内服药消散；排脓引流，擅用火针；外用药未合成简单，疗效显著。”《丹徒县志撰余》、《续丹徒县志》也载：“沙书玉字石安，与弟书瑞字序五，以医齐名。先世毗陵人，祖九成，徙居邑之大港镇，遂占籍焉。世以医显，以温热学派著称。至书玉昆仲名益著，声震大江南北。”

1916年1月6日出生于镇江大港沙家街（即今大港西街）的沙一鸥就是沙书玉的后人，他出生时，已是大港沙派中医世家的第十三代了。沙一鸥年少时在私塾熟读四书五经，13岁始兼学中医基础、黄帝内经等中医学经典理论著作。16岁随父亲临诊，白天父亲看病，他就在父亲身边看父亲治病，认真观察父亲的就诊过程，心领神会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之关键，晚上则勤钻业务，接受祖传医学理论。不出几年，便学业猛进。

抗战期间，为避战乱，21岁的沙一鸥只身到高桥开业行医。有一年恶性疟疾大流行，病倒的人几乎挨门逐户，沙一鸥走村串户，将该乡范围内的患者大部分治愈。救死扶伤的成就感，让沙一鸥坚定了一辈子从医的信念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参加了联合诊所，任联合诊所的副所长，由于工作态度认真，又被调到县里，并于1956年奉调到丹徒县血吸虫病防治所（现丹徒区卫生监督所），不久，即升职为主治医师，开始了长达30年的基层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。

杂症患者，更是不计其数。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，他总结出10多篇论文在国内期刊发表，为发掘和弘扬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。

在丹徒县血吸虫病防治所工作期间，沙一鸥工作兢兢业业，办事认真踏实，处世克己奉公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工作中，赢得组织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，多次被评为省、市、县级先进工作者、劳动模范。1958年，沙一鸥出席全国农业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，受到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。

1964年2月，沙一鸥以丹徒县血吸虫病防治所主治医师身份应邀参加“江苏省中医学学会巡回讲学团”，他讲的题目为《晚期血吸虫病腹水治疗规律的探索》。沙一鸥生前还曾担任江苏省中医学学会理事、省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委员会顾问、丹徒县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、镇江市政协委员等，有三十余篇论文发表在《江苏中医》、《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汇编》、《长江医话》、《医海拾贝》、《中医百家谈》等省级以上刊物。2013年6月他被省医师协会授予“江苏省医师终身成就奖”。

2006年，有关“废除中医”的说法又被提及，曾有记者就此采访过沙一鸥，沙老泰然处之。沙老认为：博大精深的中医在中国古代和现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和西医相比，各有所长，应为互补。要充分考虑如何在西医较弱的方面，发挥自己的作用和长处，要多用一些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自己，千万不能自足自满，要自强不息，加快中医的现代化步伐。他坦言，现在的中医师，不仅对中医医术要有很好的驾驭，而且对西医也要头头是道，这样才能博得市民更大的信任。

3 老骥伏枥尽余热

沙老在丹徒县血吸虫病防治所一直工作到72岁才退休。他擅长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病、多发病和内科疑难杂症，尤其对治疗肝、胃及内分泌失调等疾病有专长。

退休没几天，他就接受镇江市中医院聘请，到专家门诊工作，一干又是22年，直到2009年他94岁高龄，才不得不开心的工作岗位上。在市中医院，找他看病的市民非常多，经常在诊室站了一层又一层。他坚持在职时早上班、迟下班的习惯，一般提早半小时上班，推迟1小时左右下班，中午不休息，有时忙到晚上7点才能下班。他一直说：“患者相信我，我不能草草了事”；“对待病人，不仅要有爱心，还要有细心”。有些病人病情比较复杂，顾虑重重，沙老都是和颜悦色地详细解答，讲解调摄养生的方法。除了处方用药外，他常叮嘱患者：饮食得当可以少走弯路，提早康复。

沙立回忆说：一天傍晚，一位安徽农民叩门求医。诊脉处方完毕，这位农民不好意思地说：由于难得出门，路不熟，误了火车，又走了冤枉路，今晚再住旅馆，明天回去路费就成问题。沙老当即吩咐给他加一床被子，与这位农民一起睡，并说：以前在治疗组，都和病人同住，就是没同榻，这个人又不是传染病，同榻无妨。那位病人不好意思如此烦扰，最后沙老硬是叫儿子陪病人找家旅馆，并帮他付了住宿费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市里在滨河公园新建作为老年人休息、娱乐、健身的场所——颐养楼。老龄委的胡凤笙同志找到沙一鸥，想请他担起为老年人养生、医疗、咨询服务的工作。胡凤笙以商量的口吻说：“你现在除了中医院的专家门诊，还接受了四院和云台医院的邀请，工作很忙，能不能抽点时间到颐养楼，再为老年人做点工作？但在这个场合不给报酬的。”沙老当即表态：“这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，我不但乐于接受，还要做好。我还有两个下午空着，按时去就是了。”那年冬天恰逢大雪，家人劝他别去了，他说：“做人要讲诚信，我不能让老年人白跑。”硬是在儿子搀扶下去颐养楼为大家服务。

沙老93岁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曾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的工作，值了！”

沙老一生为人谦虚、低调，一如其名，“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”连姓成义，这或许是沙老对其行止的某种寄托，故其书斋亦名“一瓿室”，但其性情豁达，爱好广泛，喜结社会各阶层的人士，上至各级领导，下至农民兄弟，都有他的朋友。

除精研医学外，闲暇之际，沙老还钟情于诗词书法，他是市多景诗社社员，所创作的诗词或与名人大师唱和，或写景抒情，展示了他在古诗词方面的独特造诣，在全国性的诗词创作评比中，多次获奖。如今，沙老的遗著《莞诗存稿》也已于2013年7月10日刊印面世，其中收录了沙老从医之余创作的诗词125首，这些诗词大多以祖国发生的大事为创作题材，表达了一位普通医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浓浓爱国情怀。

2 悬壶济世送瘟神

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疾病，尤其是中晚期病人，因为肝脾损害产生腹水，会丧失劳动力。这种疾病需要集中住院治疗，才有康复的希望。那时农村条件有限，只能因陋就简，在附近的学校或几间空房子，搁几张床，就成了简易的治疗室。医生必须与病人同吃同住，随时观察病情变化，调整治疗措施。

沙老次子沙立回忆：那时，一两个月能见到父亲就已经不错了，陪伴家人，照顾子女对父亲而言已成奢望。因其出色的业务能力，加之工作需要，沙一鸥担任了晚期血吸虫病治疗组组长，他和同事们风雨无阻，足迹踏遍当地23个乡镇，3000多个生产队，不会骑车的他一天步行几十里路是常事。后来，他曾请人刻过一枚“行脚生涯三十年”的章，以纪念那段历程的甘苦。

中晚期血吸虫病中医称“臌胀”，俗称“癯癯臌膈，妙药难医”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西医对此也束手无策。沙一鸥与同仁潜心探索，经过多年努力，总结出“西药利尿，中药扶正，扶正治本，逐水治标”的一整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，经他治疗的血吸虫病、内科疑难

今年7月9日17时10分，沙一鸥辞世。沙老离世的信息一经发布，许多网友通过腾讯微博、My0511梦溪论坛等传媒跟帖留言，一天时间的关注高达8万多人次。

“这是我在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帖子里看到没有嘲讽，没有谩骂，没有争论，只有默默缅怀的声音，他的一生都值得我们尊敬。”

“沙老为我家三代人看过病，所以今天不能去送别沙老心里十分难过，只能在电脑前胡乱地打几个字，以表达哀痛之情。”

“我们和沙老是同乡。沙老80多岁时，还常去老家高桥为乡亲义务治病。”

自称是沙老学生的“馆主”写道：“……恩师医术高超，所载荣誉无数，然对病人关心至极，耐心至极。记得夏天跟师时碰到一位老人，家住农村，经济状况很差，衣服破旧，似多日未洗，身上气味几步外都闻到，进入诊室时，周边病人皆掩鼻，然恩师待病人坐定后，却慢慢站起，将他那张伴随多年的藤椅向老人那边挪了一下，或许是因为老人看到周围人掩鼻，自身也不敢靠恩师太近的原因吧，他离得少许远了一点。然而，恩师望、闻、问、切一丝不苟……”

沙一鸥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医生，他为什么值得这么多人敬佩、这么多人去关注？